

一代煙王
利希慎

鄭宏泰 黃紹倫 著

責任編輯 莊玉惜

封面設計 陳務華

書 名 一代煙王：利希慎

著 者 鄭宏泰 黃紹倫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 次 2011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230mm）296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066-4

©2011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一代煙王
利希慎





謹以此書獻給有興趣探討華人家族與企業的專家讀者們

前言

可以毫不掩飾地說，我們對香港充滿感情，並對這個彈丸之地由小漁村搖身變成國際大都會的故事非常著迷，就像很多墮入愛河的戀人時刻想著自己的情人般，不但常常渴望可以多些機會接觸了解，亦對其過去、好惡及一顰一笑等瑣事枝節大為傾倒。至於爭相閱讀各種各樣與之相關的文件、著作、檔案等等，更變成了生活的主調，亦是人生的最大樂趣。

在閱讀利德蕙（Vivienne Poy）所著有關其祖父利希慎及父親利銘澤生平傳奇的兩本專著——《利氏源流》（1995）及《築橋》（1998）——之時，我們給書中介紹的時代背景所深深吸引，亦對其家族的起落跌宕與香港社會的發展軌迹緊密相連而頗為著迷，既受到不少啟發，亦興起了尋求真相的衝動。埋首探索之後，我們發現利希慎以至利希慎父親一輩的傳奇經歷，既道盡了滿清中葉國力急墜後，無數華工為求生計飄洋出海的血淚，亦帶出了香港開埠後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堅持「鴉片只是像洋酒般的商品」的貿易政策。不但不加以禁止，還將之列為專利商品，並對滿清政府誘之以利，讓其對鴉片入口徵收關稅，令鴉片成為中西貿易其中一項重要類別，為大英帝國賺取大量白銀，亦為殖民地政府帶來極為豐厚的專利牌照稅收。此乃華洋貿易其中一項最引人詬病，亦最具爭議的貿易政策。

說利希慎及其父輩的人生充滿傳奇，實在並非誇大之詞。透過對不同歷史檔案及文獻的扒梳和採集，我們逐點逐滴地找到了各種各樣與利氏家族發迹起家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家族先行者由廣東開平家鄉遠赴美國舊金山謀生，辛勤工作一段時間後返回故里，然後又決定舉家移居香港。在香港及澳門生活經商，之後決定扎根香港，並且染指一直被港英及澳葡政

府列為專利商品的鴉片生意，在港澳兩地穿梭，發展業務，成為巨富。可以這樣說，這些資料一方面印證了利德蕙在不同著作中的記述與論點所言非虛，另一方面則在不同層面上提供一些補充，在完善利氏家族傳奇故事的同時，逐點逐滴、一章一節地豐富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從無到有，一步一腳印地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的迷人故事。

正因如此，我們認為，透過閱讀利希慎的傳奇故事，不但可以加深社會對華人家族企業不同發展模式的認識，為將來的比較研究及深化研究打好基礎，亦能提升我們對早期香港的經濟格局、社會價值及政商網絡的了解，從側面觀察香港作為華洋種族雜處、東西文化薈萃及中外貿易往來樞紐位置的核心之處。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又必須事先指出，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並沒有與其家人作深入專題訪問，相關的資料主要來自對各種各樣報章報導、檔案文件和文獻資料的扒梳、收集、搜尋和推斷，以及上文提到的家族成員著作，因而很可能會讓人產生「左拼右湊」的印象。雖則如此，我們仍然認為，這種以搜集二手資料為重心的研究方法，反而比一廂情願地希望與其家人有深入訪談，渴望獲得第一手「內幕」資料的研究方法，來得更為可靠、中肯、全面，亦沒有太大的包袱，討論起來較暢所欲言，亦較令人信服。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要結合香港、中國大陸，以至國際時局那些波濤洶湧的歷史背景，再將利希慎傳奇多變的一生準確無誤、不偏不倚地勾勒出來，絕對不是一件易事。面對這項挑戰，我們實在碰到了不少令人沮喪的困難和障礙。幸好，一方面有利德蕙多本著作為重要參考，另一方面在各界友好及

機構的鼎力協助下，這項艱巨任務才得以完成，我們在此謹向各位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首先，讓我們向研究助理袁詠琪小姐及陳藝彬先生表示感謝，為了搜集有關的資料，他們要不斷在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來回奔走，經常對著那些老舊的報紙或微縮片，逐點逐滴地篩選出有用的資料。正因為他們耐心的工作和不斷的努力，本書的內容才能如此充實，情節才能如此完整。同樣，我們還要向梁家俊先生表示感謝，他曾多次為我們向澳門歷史檔案館查找及申請資料，補充了不少資料上的空白。還有，我們亦要向前恆生銀行常務董事前兼副行政總裁陸觀豪先生表示謝忱，他為我們提供不少寶貴資料，令內容更充實。此外，還得在此感謝東華三院、廣東江門市五邑大學及鄭寶鴻先生，在相片上的協助。

最後，我們必須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特別資料藏館、香港政府檔案處、澳門歷史檔案館、澳門圖書館、香港土地註冊處及公司註冊處等等，給予我們的支援和協助，使我們克服種種困難，達致今天的成果。當然，我們亦要向香港的研究資助局表示衷心感謝，在獲得該局的財政支持下（RGC Project Ref. No. HKU7549/08H），計劃才可順利展開。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大力幫助，我們仍因沒法完全掌握政局的急速轉變、歷史的曲折漫長、企業的興衰傳承和人生的順逆起落，而出現一些糠粃錯漏。對於某些疑而未決、模糊不清的地方，我們雖然努力求證，但仍沒法做到完美無瑕，這是我們不想看見卻很難避免的。在此我們希望讀者有以教

我，指正批評，讓我們往後的研究可以做得更紮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或電郵 vzheng@hku.hk 直接與我們聯絡。

鄭宏泰 黃紹倫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飄洋

華工 15 / 滿清 17 / 開平 20 / 金山 24 /
新會 29 / 香港 31 / 結語 37 /

第二章 成長

皇仁 47 / 執教 50 / 打工 53 /
從商 58 / 個性 61 / 香燈 64 / 結語 68 /

第三章 鴉片

港澳 78 / 接觸 84 / 經營 87 /
壯大 91 / 終止 95 / 結語 99 /

第四章 賬簿

背景 106 / 採購 110 / 銷售 120 /
操作 129 / 虛報 135 / 結語 136 /

第五章 投資

股票 142 / 地產 145 / 企業 148 /
銅鑼灣 151 / 利園 160 / 結語 163 /

第六章 官司

清盤 170 / 上訴 177 / 追討 179 /
刑檢 182 / 審結 184 / 訟費 187 / 誹謗 188 /
結語 194 /

第七章 遇害

喜訊 202 / 遇害 204 / 緝兇 207 /
喪禮 212 / 遺產 216 / 輿論 218 / 結語 221 /

第八章 傳承

危機 228 / 女家長 232 / 嫡庶 239 /
應變 247 / 結語 253 /

第九章 心結

慈善 260 / 禁煙 264 / 因果 273 / 結語 282 /

參考資料 286 /

第一章
飄洋



1848年3月，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報章刊出發現金礦的新聞，消息不久傳到華南沿岸，引來不少村民議論紛紛。據說翌年1849年，有船公司東主已在廣州刊登廣告，招聘華工赴美採礦。廣告是這樣寫的：

美國人民為天下最富者，他們歡迎中國人，一旦到達美國，有大屋居住，大工錢收入，好衣好食……請勿疑懼，應即走向發財之路……。（陳冠中，1977：1）

廣告刊登後，珠江口一帶某些敢於冒險的村民率先因為傾慕大屋美食而「走向發財之路」，隻身飄洋出海。據 Mary R. Coolidge（1968: 15-33）的分析，由於洋人東來散發各種吹噓「黃金浪漫」（golden romance）的宣傳畫、地圖和小冊子，而某些船主又願意為華工提供便利，令華工赴美者日眾，形成了「淘金浪潮」。單是1850年，便有44艘船從香港或澳門啟程前赴加利福尼亞，每船約載500名華工。到1851年底，在加利福尼亞開採金礦、當家僕，或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華工，估計便已多達25,000名了。

在這大批大批的放洋華工中，早著先機而較為幸運者確實有些發財致富了，有些不久更衣錦還鄉（went out poor and came back rich），養妻活兒，買田建屋（Wu, 1928: 8-9）。Gunther F. Barth（1964: 1-2）甚至指出，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自願離鄉別井遠赴美國的華工，基本上均懷著一種「挖金美夢」，以為美國遍地黃金，掙錢十分容易，致富後即可帶著積蓄回華，然後樂慶餘年，享受天倫，光耀門楣。

華工

然而，多如牛毛的文獻與檔案同時顯示，俟後飄洋出海謀生的華工，其實並非全屬自願，有些只是半自願，為錢債或生活所逼，更有些只是被拐騙或擄掠並如「豬仔」般販賣出洋的（陳翰笙，1980-1985）。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闈在其重要著作《西學東漸記》一書的〈秘魯華工之調查〉一文中便曾指出，洋人常到中國招聘華工，「歷言華工在秘魯營業若何發達，秘魯政府若何優待華工」，並指這種「幣重言甘之辭，在他人聞之，鮮不墜其阱中」。但實際上則是與奴隸無異，甚至人不如畜，生活苦不堪言。容闈更憶述自己早年的親身經歷，說明當中的一些慘況。他寫道：

當 1855 年，予初次歸國時，甫抵澳門，第一遇見之事，即為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及今思之，猶為酸鼻。（容闈，1973：113-115）

一位早年因為家貧而離鄉別井的老華工，在憶述當年被「幣重言甘之辭」誘騙出洋的經過時，不無感慨地說：

為了尋找生計，我在 12 歲時便離家，到鎮平一帶做拉船纜的童工，這種勞動又重又艱險，我還是硬著頭皮支持了好幾年。1900 年已屆 20 歲時，我在鎮平縣城遇到了一個「豬仔頭」（不記得其姓名了），他騙我說：過番很容易賺錢，又不像做拉纜工那麼辛苦。我被他的甜言蜜語欺騙，便跟他往梅縣，轉乘木船下汕頭，（然後）過番去。（劉玉遵、黃重言、桂光華、吳鳳斌，1979：61-62）